

□ 张艳梅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个奖颁给莫言,并不意外,尽管一些读者不喜欢他的小说,网络上也有各种声音,这些,都不影响莫言作为一位优秀作家,在文学史上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价值。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人性伦理,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认知,称得上是一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均具备原创能力的作家。

文学,是关于存在的思考和表达。莫言曾说:“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巢穴。那个地方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我的精神却注定了会飘来飘去。”为了抵抗这种生命的漂泊感,莫言选择了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恒定的文化地理坐标。在这片土地上,他虚构了一个文字的、生命的、精神的王国。从《白狗秋千架》到《蛙》,乡土中国、历史反思、大地伦理、生命观照和现实批判,在高密东北乡长成了密不透风、生机勃勃的一片红高粱。

《丰乳肥臀》出版时,刚好是世纪末情绪渐渐泛滥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颓废与虚无,欲望与狂欢,伴随着消费主义大潮,笼罩时代。贾平凹说反英雄主义,王蒙说躲避崇高,张炜、张承志则高举道德理想主义……一时间价值多元声浪喧嚣。社会生活的底线是活着的尊严、投降,还是坚守,作家以写作发言。

读《丰乳肥臀》,并不轻松。

这部小说因为其名,带来了一些读者,也失掉了一些读者,带来的是热闹的围观,失掉的是严肃的审视。究其二者,如果认真阅读,都会大呼上当。猎艳者难免兴之所至失望而归,挑剔者大约自会曲径通幽发现真经。当然,小说之名难逃媚俗嫌疑。这本书狭义上是献给作者的母亲,广义上是敬献给大地和所有母亲。小说写了历史、战争、宗教、爱情和饥饿。莫言自己说,“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的所有作品,但如果你要解我,应该看《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是沿着《红高粱家族》路线发展下来的那种小说的一个总结,这里边有比较多的我的人生体验和故乡、家族等原始素材,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一种写作方式”。

作家要有情怀,个人命运往往也就意味着人类命运,莫言把思考的焦点对准高密东北乡人民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生与死的冲突,把个人的生存欲望与民族的生死攸关紧密结合起来,突破具体时空局限,探究生命的深层含义,也令这部小说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一个民族的寓言。莫言力图重构历史的轨迹,这一努力始于《红高粱》,他以当代人的视角和心理,对民族历史悲剧的根源加以透视和投射。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叙述历史重大题材的庄严郑重都消失了,面对去除层层包装和伪饰的民间史,他以荒诞甚至游戏的笔触,更原始的情绪和更漫漶的文字,穿透历史人生以及人性的遮蔽,发掘活着的真相。莫言以自己的感悟去书写心中的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大跨度中,人的生存焦虑,民族的生存焦虑缠绕在一起,构成来自民族内部的精神痛楚和两难困境。

上官金童是中西文化的怪胎,在高密东北乡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中,面对暴力环境的挤压,金童的性格悲剧也是文化和历史悲剧的隐喻,作为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既呈现出先天不足,更表现为后天衰弱。这里面的反思是双重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具有拯救民族命运的力量,如何摆脱文化认同危机,面对历史的尴尬和屈辱,生存的艰辛与沉默,莫言写得残忍而又犀利。他在思考和寻找精神救赎之路,现实批判和历史反思是两个基本支点。有些记忆正在从我们的脑海里丧失,历史如潮般远去,只留下沙滩上无数泡沫,那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看得出莫言内心的孤独与清醒。莫言说:“艰难的逃亡转变成生死未卜的回

转故乡之路。”这条回故乡的路,以及回去的姿态,都是一种象征。《丰乳肥臀》作为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寓言,展示了社会生活广阔深邃内部蕴藏的文化困境、文化焦虑、文化血缘的自我清理,正如邓晓芒所说:“莫言凭他对文学的敏感和某种自我超越的灵魂,发现并抓住了我通过文化和哲学的反思所揭示的同一个问题,即我们时代各种症状的病根。”莫言冷静地批判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借以反思人性异化和人文精神丧失。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文化,在这种选择中,承袭了作家主体认同并且无法摆脱的内在驱动力,同时又意味着个人所无力超越的外在力量。莫言选择站在民间立场,他的话语核心是英雄的失落,人的精神信念的委顿,社会历经残酷的文化变迁,可是骨子里的东西却牢牢附着在希望的迈进之上,几乎成了一种病态。疲惫沉重的人生,琐碎无奈的生活,那些良知与欲望的冲突,建立在对他生存的卑微的愿望之上,莫言用心酸的笔触打碎了民族神话,一步步迫近我们,拷问我们,积贫积弱的深刻根源在于自我的弱化,这是他者强势文化背景下的自省。

莫言不断强化人在困境中的生存,在险恶的环境中的精神状态,他不厌其烦地细致描写在战争和死亡威胁中,在金钱、地位、活着,包括性爱的诱惑中,生发出来的人的本能欲望,包括正义与自私、坚强与懦弱、尊严与无耻。谢有顺说,良心不是一种观念,也不是思想经验或一种理性的判断力,良心是一种生命,它与我们人格里那个绝望的生命是相反的生命,现实的人格与人的终极存在的根本差异就是欲望与良心的无法统一。良心要求每个人离开罪恶,离开私欲,而现实的人生却总是和暴力、争斗、贪婪、邪恶以及各种无法满足的欲望紧紧相随。《丰乳肥臀》展开的是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实际上是一幅生命图谱。母亲上官鲁氏艰难孕育了上官金童和他的八个姐姐,众多儿女组成的庞大家族,被大时代裹挟着卷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小说通过家庭生活再现社会和时代变迁,揭示人性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具有灵魂拷问的深度和力度。

《丰乳肥臀》中,生存本身被无限放大,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让位于生命本能的突显。就如同上官鲁氏拼命守护她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仍旧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沙月亮、司马库、鲁立人都在守护自己的家园,可他们又同时在比日本入更加残酷地践踏这片土地。生的欲望那么强烈,而希望的破灭又那么残忍,死亡被笼罩上美丽的光环,人生的希望随着上官金童生命意志的消磨不断倒塌,躺在历史的摇篮里,我们不过是一代又一代思想的婴儿,历史的悲哀如此沉重,文化母体的生命力再怎么顽强,也终究有倒下去的一天。在母亲的墓前,人生的尊严、人格、信念,依旧得不到重构。上官金童一心想着苟且偷生,只要活着,只要肉体存在,精神的死亡变得无关紧要,这个人物简直是一面雪亮的镜子。大地上的花瓣浸透着鲜血,莫言心中浓重的痛苦,扎根在土地深处,饱含现实忧患和历史沉思,期待民族文化的历练和锻造,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化蝶再生。只有找到国民精神萎靡的根本原因,才可能实现民族自救,莫言本意在于揭穿国民劣根性和民族精神的创伤,站在超越阶级的位,以悲悯的眼光呈现历史进程中人的境遇和命运,探求文化与生活信仰重建之路。

(本文作者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原色视域】

伤人伤己的写作

□ 韩青

“写作是何等伤人伤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当,回忆,就是那劈伤人的,沉重的枷锁。”这是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对新近出版的张爱玲两部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解读,这也差不多是对张爱玲一生写作状况的总结。及至看完这两部小说,感觉像是被淤积壅塞在什么地方,需要快些疏通开。同时,因了这两部“张爱玲前传”式的小说,对张爱玲的某种文字魔力,也就此褫解魔魅。

前几年,据称是张爱玲“最后也最神秘的自传性遗稿”《小团圆》出版时,曾经很有一些风风雨雨的响动,先是讨论它该不该公开面世,而后谈论它“自传”性的真实程度,一时间众说纷纭,不知道这是否鼓足了遗稿继承人的再接再厉,于是,人们得以看到《雷峰塔》和《易经》。其中,《雷峰塔》写的是从幼年到逃离父亲投靠母亲的过程,《易经》的故事是由母亲安排到香港求学,到抗日战争爆发她从香港返回上海,再下接晚些成书的《小团圆》,完整地构成张爱玲人生三部曲。

这原是1957年至1964年间张爱玲用英语写成的一部两卷本小说,是她企图闯入英美文坛的失败之作,几经周折终于没有出版,张爱玲的英语作品在她的作品中比例不算少,但是她最忠实的读者还是在华语圈里。似乎,这也对应着她的写作取材范围,写来写去,总是逃不脱自家身世。不过,这逃不脱的说法,未免是作为读者的一厢情愿。一个人如此固执地住在她的童年里,往事渐行渐远,她却下笔越来越狠,父亲纳妾,母亲出走,姑侄畸恋,长兄骗财,兄妹反目,姐弟无情……在自己的家族史上洋洋洒洒地大泼狗血,爱恨交集到如此变态,真是罕见。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读到《流言》,还并不晓得这张爱玲是何许人也,只觉得一个女子把自己家生活说得如此绚丽繁华又不堪忍受,连隔了窗户看到的那深宅大院里的白玉兰花,都开得仿佛像脏手帕子似的让人厌恶,觉得这作者真有点个性,只是还不太清楚这文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或者说,弄不大明白这样的文字,算是虚构还是非虚构?

此后,读张爱玲差不多算是社会时尚生活的一种表征,基本上把她的作品扫了一遍,也不断地觉出她的重复。张爱玲仿佛一生幽闭茧居,写来写去的,都只是自从她有记忆以来到离开爹娘的这一段弥漫着鸦片烟雾的微冥时光。但重复挺好看,文字里遍布冷艳谲诮的形象。直到她发表《对照集》,仿佛做最后的验明正身,所有的人物逐一登台亮相,也依次谢幕而去,但是,除了一个时时能做陪衬的朋友交媾,全是她家族史里的人物,祖父、祖母、母亲、姑姑、父亲、弟弟、表姊妹们……都是她血液疆域里的亲人,没有第一任丈夫胡兰成,也没有第二任赖斯。她说选用照片的标准,是看怕不怕丢失,怕丢失的就收进来。她还说,他们沉在她的血液中,当她死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再死一次。而同样的话语,在《雷峰塔》和《易经》中再次读到的时候,如同遇着冥灵的回声一般,吊诡无比。她真的那么爱他们?

张爱玲的身世,确是传奇,清末四股权贵交汇于她,父系里有名臣李鸿章、张佩纶,母系里有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继母则是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之女,家中来往关系,像是中国近代史的剪影集。然而,骇人的却是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里的大爆猛料,如同写得很烂的现代官宦剧:父亲被妓女操纵,母亲与姑姑同居,舅舅与母亲无血缘,姑姑身陷不伦之恋,母亲怀疑女儿失贞,而母亲自己一边做投机生意,一边找异国恋人……面对着母亲,书中的女儿一次又一次听到自己的心发出破碎的声音。更加令人惊悚的还有,张爱玲文字中着墨最多的童年伙伴,影子一样陪在她身边的弟弟,在此书中被写成母亲婚外情的成果,被抛在父亲家十七岁就不清楚地病死了。而在现实人生里,弟弟曾经与朋友办了个刊物,向当时的成名作家张爱玲约稿,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正是这个弟弟张子静,晚年还写道:“姊姊待我,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相信,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文学当然可以非纪实,也可以全虚构,纪实与虚构的依据,终究都是在距离作家心中幻境不远的地方。作家还多自恋,而且多半不肯长大,不得不长大了之后,借以写作的手段,借一个童年视角重返时间深处去探究自己身世里角角落落的尘埃与微芒,这样的写作姿态,也是世界文坛许多著名作品的套路与来历,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比如《喧哗与骚动》,那也正是文学对人生所具有的救赎的意义。相比之下,张爱玲的写作,虽然在物质细节上笔力丰沛充裕,而在书写这一切的情感,却是沉浸于溺亡时刻的幻觉。或许,比之于世道人心,张爱玲更相信语言文字的力量,而这些质感饱满的虚构文字,虽是文采卓然引人入胜,但依然出卖了她对自家身世的爱与恨。



《丰乳肥臀》
莫言 著
作家出版社
2012年10月出版

如何面对历史和生活

莫言《丰乳肥臀》阅读笔记

【经典品读】



微博书评

◎必读呢本:《亚洲腹地旅行记》作者斯文·赫定如苦行僧修行一般的孤旅,对现在许多旅行者来说不仅只有崇敬而已。驼铃、海洋、庙宇、宝库,在生动视觉与经典文字中一一复活。让我们跟随着斯文·赫定的骆驼队进入戈壁,发现楼兰,寻找罗布泊,翻越喜马拉雅,在休闲时光里体验一番上世纪初的旅程。

◎黄老邪:《私信@他们》绿茶主编。正如崔老师说,写信与先哲交流让人感觉回到上世纪70年代。书信荒芜或因时代或因人性,却未必依赖 e 风横行无信可读。“接到你的信是我到八中上课的炎热的道上,为了读信清静,我绕道城外走”……书中史航转引孙犁句,又绵密,又情深。

◎深圳小刀:《疯狂麦基》杰瑞·史宾尼利(Jerry Spinelli)的名作,又一本读完不忍释手的儿童小说。因为人与人之间无望的隔膜,麦基的传奇故事读来像童话一样美好,也像童话一样有些不真实。看似轻快的语调背后,是现实的苍白,有沉重的愿望。此书为“耕林精选大奖小说”中的一种,值得推荐。